

還珠記

金戈作

(續上期)

當我生下第五個女兒以後的第二年，又懷孕了。

我心裡非常的不安，我已經有了五個女兒，無論如何再不要生女兒了。繼續的同事們已經在笑我是一個「瓦窩」。

雖然我跟續極的感情是這麼好，可是一個男人，常會受到別人的影響的。

我會經試探着問他：「假如我再生不出個男孩兒，我們就離婚吧！」

他搖了頭，只是罵我胡說八道。雖然他百般的安慰我，用話開導我，我仍是不能放心。在那個時代裡，男孩兒還是很重要的，我日夜的就想生個男孩兒。

當我快生產時，我住進了北平的協加醫院，在醫院裡做護士的錢娟娟，是我中學的同學。她的先生也在這醫院任外科醫師，有她常常跟我說話，住院也就不寂寞了。

一次，我們又閑聊着：「娟娟，你能不能想出個法子，叫我生個男孩子呀？」

她聽了之後，彎腰大笑不止：「哎呀！你看你這個人，想兒子都成神經病了。自個兒生養的人都沒辦法，却求別人，誰能幫你這個忙啊？」

「娟娟！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已經生了五個女兒了。」

「再生一個不就是六六大順，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不是啊！繼續的朋友、同事、同學什麼的，他們背後都譏笑我。雖說繼續體諒我，可是你知道，他們男人家——」

聽了這話，她也止住笑容，十分同情的聽着我說。

「我怕又生個女孩兒，會叫他失去了信心。那麼一來，說不定我們會失去家庭歡樂。」

停了一會兒，娟娟自己敲了敲她的腦門兒：「我想繼續不會的，他很開明，不會把男孩兒女孩兒看得這麼嚴重。」

我搖着頭，嘆了口氣：「唉，男人，很難說呀！」

她安慰着我：「不要想這些了，好不好，聽其自然吧！」

我的產期漸漸的近了，繼續下了班，就領着孩子們來看我，總要陪我很晚，他們才回家。女兒們一個個吵着說我會生個弟弟。

她，免得受兩個姐姐欺侮。

我又向繼續說：「這一胎要還是個女孩兒，怎麼辦？」

他看着我，笑了笑，搖搖頭，沒有說什麼。

女兒們跟着繼續回了家，我躺在床上兩眼望着天花板。想着女兒們要弟弟，繼續笑着搖頭不語，我真是心亂如麻。

忽然，我想出了個法子，立刻叫娟娟來，悄聲向她說：

「娟娟，要是再生個女孩兒的話，我一定要想法子弄一個男孩兒。你可千萬不要讓任何人知道！」

她歪着頭問我：「你打算怎麼做那？」

「你們醫院這麼大，每天都有很多的小孩出生。要是與我情形相反的，像是人家男孩兒多，女孩兒少，或是根本沒有女孩兒的。我們就跟人家商量一下，彼此調換過來，我還願意貼補人家一點兒錢！」

娟娟笑了笑：「你這偷龍換鳳的法子倒是不錯，可是誰願意用龍換鳳啊？我們這個社會，還沒開通到那個地步那！」

我幾乎求她了：「娟娟！我們這

麼要好的同學，你就不能幫幫我這個忙麼？」

她見我這樣的着急，只好答應着：「好吧！我先問問看，看看有沒有像你想的這情形。同時我希望你好好兒的休息，一旦生個男孩兒，這不都是枉費心機麼？」

我見她答應我想辦法，我心裡平靜了很多：「但願如你說的，這次生個男孩兒。可是，也請你盡快的想法子，如果又是個女孩兒，那就一定要拜託你了！」

她點點頭：「好吧！我盡量給你想法子。」

又過了兩天，晚上娟娟來了，她笑嘻嘻的說：「你的事很順利，有一

個「瓦窩」。

雖然我跟續極的感情是這麼好，可是一個男人，常會受到別人的影響的。

我會經試探着問他：「假如我再生不出個男孩兒，我們就離婚吧！」

他搖了頭，只是罵我胡說八道。雖然他百般的安慰我，用話開導我，我仍是不能放心。在那個時代裡，男孩兒還是很重要的，我日夜的就想生個男孩兒。

當我快生產時，我住進了北平的協加醫院，在醫院裡做護士的錢娟娟，是我中學的同學。她的先生也在這醫院任外科醫師，有她常常跟我說話，住院也就不寂寞了。

一次，我們又閑聊着：「娟娟，你能不能想出個法子，叫我生個男孩子呀？」

她聽了之後，彎腰大笑不止：「哎呀！你看你這個人，想兒子都成神經病了。自個兒生養的人都沒辦法，却求別人，誰能幫你這個忙啊？」

「娟娟！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已經生了五個女兒了。」

「再生一個不就是六六大順，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不是啊！繼續的朋友、同事、同學什麼的，他們背後都譏笑我。雖說繼續體諒我，可是你知道，他們男人家——」

聽了這話，她也止住笑容，十分同情的聽着我說。

「我怕又生個女孩兒，會叫他失去了信心。那麼一來，說不定我們會失去家庭歡樂。」

停了一會兒，娟娟自己敲了敲她的腦門兒：「我想繼續不會的，他很開明，不會把男孩兒女孩兒看得這麼嚴重。」

我搖着頭，嘆了口氣：「唉，男人，很難說呀！」

她安慰着我：「不要想這些了，好不好，聽其自然吧！」



續植看到了男孩，喜歡得要跳起來！

個產婦，已經有了七個男孩子了，家裡很窮，她是免費生產的。她這一胎不論生男生女，都要送給人的，你看多好！」

我聽了高興極了：「那太好了，可別叫人家要了去！」

「這個顧慮倒不必，可是我在想，要是她也生個女的，那才是空歡喜一場哩。」

我無可奈何的說：「那又有什麼法子那？」

她想了想又問我：「還有個問題，就算是一切如意，可是，你生下的女孩兒，又怎麼辦？」

這到真是個問題。要是換就好了，現在不是換，是人家的男孩兒給我，我的女孩兒又怎麼辦那？」

我一看到站在我床頭的娟娟，終於想出了個主意，我笑着向她說：「人情做到底，送人送到家。你只有兩個男孩兒，沒有女孩兒，何不就收下我這女兒那！」

娟娟望着我，一撇嘴：「我自個兒會生的呀！」

我說：「你多個女兒不算多，長大了給你做媳婦，我是放得下一萬個心的！」

她被我說得沒有辦法，只好先答應了。

人家的和甫先出世。四個小時後，我果然又生了個女孩兒。先把孩子換好，才告訴繼續生產的消息。

繼續喜歡得跳了起來，他向我說，他不只一次的向祖宗禱告，希望我生個男孩兒。我才知道他想男孩兒的迫切，暗喜這件事情做得挺圓滿。

我出院以後，娟娟特意來我們家，告訴我們說，她收養了一個別人家

不要的女孩兒，我們都恭賀她。

娟娟給女兒取名小珍，我們兩家離的不遠，我常常去看她。直到民國三十八年，我們離開了家鄉，兩家才分開。

我很放心，她決不會虧待我的女兒，娟娟夫婦非常的痛愛她，這個秘密，只有他們夫婦同我知道。

掛鐘打了十一下了，繼續走出了書房：「怎麼了，你還坐這兒想媳婦呀。別急，年輕人的事很難說，早點兒睡吧！」

我躺在床上，難以入睡，想着今天的。說不定錢娟娟他們有了什麼變化，把我的女兒又轉送給了別人。

這個錢麗珠，會不會就是我的六女小珍。我下了決心，必須先見見麗珠的父母再說。

第二天，晚飯桌上，我像是談閑話一樣，向和甫問明了麗珠的家庭狀況。原來他們的主任，早晨九時前一定到醫院去上班，麗珠上午又去學校，我想該是個最好的訪問時間了。

這天早晨，他們父子都出去了，我也換了衣服，整理了一下頭髮，向麗珠的家走去。

我到了市郊的一個小鎮，鎮上顯得特別的安靜，這是一處新開發的社區。幾條新鋪的柏油路，寬敞而又整潔，車輛往來也不多。一棟棟新建的高級住宅，給人以一個清新的感覺。

我找到了麗珠的家，由牆裡伸出頭的綠籐，緊閉着深綠色的大門，給人一種幽靜的感覺。看了看門牌，沒有錯，我按了門鈴。

院中有了腳步聲，大門開開了，一位中年的婦人，站立在大門裡。我

們彼此端詳了一陣，我先興奮的喊起來：「你是娟娟？」

她用手指着我：「你不是佳萍！」跟着連串兒的問題：「你怎麼會找到這兒的？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裡？你們是什麼時候到台灣的？」

我沒有顧得回答她，却先提出我急於想知道的問題：「錢麗珠是你們的什麼人？」

她壓低了聲音說：「那就是你的女兒小珍呀！」

我聽了她的話，再也沒話說了，眼淚婆娑婆娑的流開了，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？」

「請，請，我們進去坐坐！」娟娟拉着我的手，往院裡走。

我用手絹兒擦着眼睛，抬頭看着她，她的眼睛也紅了。

我們在客廳裡，並坐在一張大沙發上，談着往事。原來他們三十九年到了香港，然後又去了美國，辦出國手續時改了名子，就用了新名子。

他的丈夫現在是醫藥界權威，孩子們都已學成，兒子還留在美國。這次隨丈夫回國，她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。

我們談了些過去，終於談到了目前問題：「娟娟，我們得想法子叫他們疏遠！」

她驚奇的：「爲什麼？」

我甩着手：「你想啊！他們是兄妹呀，怎麼能結婚那？」

她拍着我的手：「啊呀，你真是老糊塗了！我們認爲他們是兄妹，實際上，他們之間毫無血緣關係呀。」

麼那？」

我嘆着氣說：「唉，你想，我怎麼能要個兒的女兒做媳婦兒？」

「這有什麼不可以？我問你，這樣跟招女婿有什麼不同啊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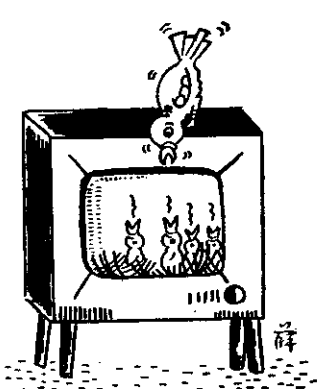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想，這倒也是。想到這兒我不免高興了，分別了二十幾年的女兒，眼見又要回到自己的身邊兒來了。我又想起了個問題：「娟娟！你怎麼沒有把我的女兒，嫁給你的兒子那？」

她歪着頭想了想：「他們手足情深，平日兄妹們情感太好了，我怕說穿了，傷了兒女的心。因此，我仍然保守了這個秘密。」

我聽了，心裡非常的感激娟娟。她拍拍我的手說：「過去的就過去了，我答應把女兒當媳婦的還給你，我們仍得守着個秘密，免得再生枝節，好不好？」

幾十年的往事浮在腦際，心裡似有許多話欲說還休。我只是點點頭，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

——全文完——



喉食

——詳覽——